

【联邦德国】 沃尔夫冈·W·帕特 著
蔡清济 译



致命的爱情

致命的爱情

[联邦德国] 沃尔夫冈·W·帕特 著

蔡清济 译

致命的爱情

〔联邦德国〕沃尔夫冈·W·帕特 著

蔡清济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闽侯青圃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6印张 2插页 130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

ISBN 7—80534—173—7

I·164 定价：2.25元

瑞士一家声誉最好的房地产公司老板迟明礼先生把他的宝贝摊在约翰·奥斯瓦尔德的面前，动作是那样慷慨，好象要把整个世界送人似的。赠送自然是谈不上的，迟明礼先生提供的地皮和地产都有固定价格，几乎没有一处是低于十万美元的。但这对于象约翰·奥斯瓦尔德这样的顾客来说根本不在话下，他是乌尼马克公司的总裁。

“这个公文夹里装的是瑞士的地产。瑞气呈祥的泰辛的明珠，卢加诺城和卡斯特尼奥拉州伯力山下的湖滨庄园别墅，朝南，阳光充足；公园似的花园里长满亚热带植物；气候温和，利于健康……或者，如果您更喜欢地势高的话，那么圣·沙尔法多尔山上舒适的乡村别墅，空气疗养地，异常幽静，很适于休养，而且阳光充足！”

在说到“阳光”时，迟明礼先生不无忧虑地朝窗外看了一眼。外面，狂风在哈梅斯特胡德道旁光秃的树梢间呼啸，雨点敲打着窗户；残云卷过阿尔斯特湖面，仿佛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这个瑞士来的矮个男人很能理解生活在阴郁天气里的汉堡人对南方阳光的渴望。

迟明礼先生又把手伸进那只带金锁的黑色羊皮小箱子里。那稳重的样子如同珠宝商拿取精选的样品所喜欢做的那

样。然而，迟明礼先生藏在这小宝箱里的东西，却超过所有光亮夺目的珠宝的价值。

“这是意大利的地产。从您的健康考虑，特别推荐科莫湖。加尔达湖畔也有一处，加德沙那·西科迪勒拉的南部，梦境般的美丽地产，隐没在棕榈树林中，在马路上几乎看不到……”

迟明礼顿了一下，等待片刻。他随即投过征询的目光，加强间歇的效果。这个有经验的经纪人懂得怎样谈生意。

约翰·奥斯瓦尔德不动声色，听着这赞美的长篇独白。他坐在藏书室的大沙发椅里，默不作声。他那壮实的身躯几乎埋进了软垫里面；长满汗毛的手交叉在胸前，手指肥硕。一副宽边的墨镜遮住了他的半个脸，脸上纹丝不动。这种冷漠的表情使他的脸犹如一副假面具。这是一张已过华年的男人的脸，每个生活阶段都在这张脸上刻下一道痕迹。成功使它骄傲，权势使它严厉，疾病使它痛苦，失望使它冷漠。

约翰·奥斯瓦尔德默默地摘下墨镜，擦了又擦，然后又把它推到布满阴影的眼睛之前。

“海边呢？”他问。

这个问题正是迟明礼先生所期待的。虽然在初次接触时只泛泛地谈了南部地区，但他清楚地知道这位苛求的顾客心之所向。

“海边自然也有值得推荐的房产了。首先是里维埃拉，位于门托尼和热那亚之间的鲜花海岸……”

“意大利的就不考虑了。”约翰略微抬了抬手。

“好的。那么法国的地中海岸。”

这时迟明礼先生干着他得心应手的事，用他那敏捷的手

指从魔箱里抽出最后一个，也是内容最丰富的文件夹。

他翻开夹子，将图纸、平面图、布局图和建筑说明书摆整齐，出示照片，放映彩色幻灯片。迟明礼先生不再介绍了，他沾沾自喜，迄今有哪个商人能够提供更有价值的商品呢？

迟明礼先生这次坚持要亲自从苏黎世飞来汉堡。虽然他已习惯于介绍千百万房产，同来自世界各地的最苛求的顾客谈判，但汉堡的这次要求特别引起他的注意。信是乌尼马克公司总裁亲笔写的。这家公司是资金最雄厚、分布最广的康采恩。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显然这位不愿张扬的总裁是要避免他的计划过早地透露出去。约翰·奥斯瓦尔德写道：他请求尽快供货，要精选的头等地产，价钱不在话下，即付现金。只有一个条件，严守机密。

迟明礼先生插入一张新的幻灯片，说道：“这是昂蒂布角的一座美妙的城堡，位于尼斯和戛纳之间，地处一个独立的小半岛上。它原来是悲惨遇难的王子阿里·可汗的财产。”

小小的银幕上现出一幅迷人的图景，光采夺目。一座浅白色的宫殿式建筑，宽大宏伟，有连拱廊、林荫小径和摩尔式的城垛。前面有一个草坪，象绿色的天鹅绒在闪光。一条棕榈林荫道从大门通往回廊，后边是苍松翠柏。到处是细条花坛，其丰富的色度标象是出自法国印象派的调色盘。

新的图片，想象力丰富的建筑师和园艺师新的杰作，伴有温柔甜美、娓娓动听的瑞士德语评述。

“这是位于圣·特洛佩茨王公贵族的庄园，原是科地家族成员的财产，拥有游泳池的大型天然公园。”

说到游泳池，迟明礼先生还细分档次：低廉的房产配普通浴池，高雅的要求提供游泳池，而他的抢手货则总是设备

精良的高级游泳池。

约翰·奥斯瓦尔德抓起旁边的文件夹，它好像是经纪人的压底货。他没有在听介绍，而独自翻着纸页和照片。

“这个怎么样？”他问。

迟明礼先生微笑着。

“我知道您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每个有修养的人，只要有钱，都会要这个的。我将它放到后边，是因为我想把我的样品集完整地向您介绍，以供选择，权衡和比较。既然您的眼力如此准确看上了这个……”

他忙不迭地从文件夹里取出小小的幻灯片，插入幻灯机。银幕上出现一座雄伟的灰色石头建筑物，掩映在浓绿之中。

“一座宫殿。”迟明礼先生热衷地说，“一座不折不扣的宫殿！古老、坚固而又精粹。没有任何故作风雅、无价值的装饰品，纯真、古朴。我向您透露，显要的艺术家对它很感兴趣，例如毕加索。您看看这无与伦比的环境。”

幻灯片在变换。花园，静谧的去处，曲径通幽，大海一望无际。没有邻居的打扰，没有里维埃拉的烦人的喧嚣。

“一个峭壁石巢，如果愿意这么说的话。一个高级的隐居去处。有自己的车道，远离车水马龙的骚扰。毕加索最近说……”

约翰·奥斯瓦尔德突然站了起来。

“我买下这个。”

迟明礼先生几乎透不过气来。

“不先看一下？”

“这些图片足够了。”

“那么价钱呢？”

“我们会谈妥的。”

“您要不要事先同您夫人……”

“不。”约翰·奥斯瓦尔德简短地说。

迟明礼先生听了暗自惋惜。他原来打算，在总裁年轻夫人预选之后能够将他的货色再介绍解释一番。说实在的，他必须承认，他甚至怀着某种好奇心等待过。他了解这对夫妻的婚姻史。他从苏黎世起飞之前在国际问询处打听过的。约翰·奥斯瓦尔德，他的同仁称之为“约翰先生”，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人。他虽然领导一个康采恩，通过国际交往在德国经济实体中构成一种力量，但在公开场合他却并不为人所知。千百万人购买他的产品，而不知道这些产品是谁生产的。产品的商标连孩子都熟悉，可这背后的人却无人知晓。他极少在社交场合露面，也没有亲戚朋友，他只和他的公司而活着。金钱和权势——看不见的权势——好象就是他的生活目的。

这个人几年前才结婚，非常突然，出人意料之外。因为婚礼是在保密的地方举行的，只有法律规定的必不可少的证人在场。所以在颇长一段时间内，连他的亲密同仁都不知道。数星期后，当人们获悉此事时，最坏的谣言传开了。没人认识这个女人，也没人听说过她的名字。人家说她比丈夫年轻得多，约翰·奥斯瓦尔德快六十了，而她还不到三十，还说她长得非常美。他在什么地方认识她的，谁也不知道。因此出现这种谣传也就不奇怪了，说她出身青楼，至少来历可疑。人们几乎见不到她。

最近，在证券交易界传说，约翰·奥斯瓦尔德日子不好

过。他患着管理病，植物性的神经张力障碍。或者还有什么更糟糕的事？不管怎样，他必须休息，放松。也许他要完全摆脱生意的纠缠，引退。迟明礼先生已经捏着一把汗，退隐南方的信息公开后，对乌尼马克公司股票的行情将会起什么样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他可能还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

“您把这个有关的文件夹留在这里吧，”约翰·奥斯瓦尔德说，并以此让对方明白，会谈到此结束。“我明天给您打电话，以便我们对最后的结果达成协议。您住哪家旅馆？”

“阿尔斯特宫。”迟明礼先生回答。

“好，我将做好一切准备，您等着我的消息吧。”

几分钟以后，这位瑞士房地产经纪人又站在马路上了。虽然一阵冷风吹过阿尔斯特外湖，使他打颤，但他的心情却很愉快。象自己估计的那样，他在简短的会谈中至少赚了整整一万瑞士法郎。如此迅速、顺利的生意，迟明礼先生并非天天都能遇到的。

座落在哈梅斯特胡德道旁的别墅里静悄悄的。约翰·奥斯瓦尔德一动不动地在沙发里坐了很久。他决定要买的海滨宫殿的材料夹放在膝上，没有翻动过。

他终于站起身来，走到壁炉旁。壁炉台上有个小按铃。他考虑了片刻，是否按铃让女仆请夫人下楼来。随之，他却亲自缓步登上二楼。

他夫人房间里空无一人。

“玛丽昂！”他喊道，穿过房间走到毗连的更衣室。椅子上、凳子上乱七八糟地放着衣服。从浴室的门里传出低郁

的溅水声。

约翰·奥斯瓦尔德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他止步躊躇。他深知，她不喜欢他未经通报就闯入她的秘密王国。她可能会非常恼火，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不禁回想起来，从前，他们刚结婚时，他提供的奢华生活对她尚新鲜和刺激时，就不存在这种限制。那时他常常意外地出现在这里，没有隐瞒他的狂热和对她的眷恋。她总是表现出感激之情。

“玛丽昂！”他又喊了一声。然而门后水的沙沙响把他的声音吞没了。

他小心地按下门把手，打开浴室的门。

玛丽昂站在莲蓬头下面。一瞬间，他看见她那洁白润湿的身躯。她突然转过身去，背朝他，关掉水龙头，伸手去取浴衣。在她的额头上，在高扬的眉毛上边，出现他如此熟悉的恼怒的皱纹。她戴一顶紧贴的浴帽，只在太阳穴那里露出几绺头发，闪着古柚木深褐色的亮光。

“请原谅，”在她开口说话之前他先说，“我要和你商量一件重要的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没有。”

“医生来过了？”

“不是医生。福森大夫那里我上午去过了。”

“他怎么说的？”

“一切正常。”他回答，眼睛没有注视她，“没有理由不安。”

她小心谨慎地跨出浴盆。他注意到了，她如何胆怯地将披在身上的浴衣使劲撮紧。

浴室里的空气温和，充满令人兴奋的香味，在宽大的镜子前面摆着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这些镜子把房间无限扩大了。约翰·奥斯瓦尔德知道，他的妻子是多么喜爱这个浴室。这是建筑师根据她自己的特殊愿望装修的，她乐意经常呆在这里。然而这会儿，她好象不想在这些镜子之间多停留。

“我们要不要到对面继续谈？”她问。

没等回答，她就穿过更衣室走进她的卧室。约翰·奥斯瓦尔德跟着她过去，坐到她床边那张较矮的沙发里，跷起了二郎腿。那张宽大外展的床几乎占去一半的空间。地板上铺着珍贵柔软的地毯。窗前那密织的窗帘散射出柔和的光。

“什么事？”她问。

约翰·奥斯瓦尔德清了清喉咙，开门见山地说：“我决定迁离汉堡。”

“迁离汉堡？”她不相信地重复说，“这怎么可能？你打算怎样把这事与你的工作协调起来呢？”

“我要摆脱一切事务。”

“你要退隐？”她脱口而出，惊讶万分，连浴衣也忘了。裸露的胸部在开口处闪着微光，她睁着大眼呆呆地望着丈夫。

“你要放弃一切，而且这么突然？”

“好几个星期以前，医生就已经迫切地劝我这样做了。”

“我原想……”她不好意思地把浴衣拉紧，“……你刚才不是说一切正常，没有理由不安吗？”

“前提是我退休，迁出汉堡。”

“如果不那样做呢？”

他耸了耸肩。“我的身体状况你是知道的。如果我继续干下去，医生说我只能活几年，或许只几个月……如果

我坚决与工作一刀两断，可能会跟我的同龄人活得一样长。我现在要利用这个机会，而不管这对许多人来说会多么吃惊。”

“你想搬到哪里去呢？”

“南方，到海边去。我在法国里维埃拉附近买了一座小别墅，买给你的……”

“买给我的？”玛丽昂·奥斯瓦尔德咧咧嘴，露出讥讽的微笑。她知道，他是绝对不会给她买什么东西的，最多是供她使用而已。他的一切东西她都可以用。她肯定可以在法国的别墅里当家作主，好象是她自己的财产似的，但在土地登记册里写的却是他的名字，如同他所拥有的其它东西一样。哪怕在热恋中，他也一贯谨慎。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他不会轻易甩出最重要的王牌。

“这座别墅的样子如何，我完全可以想象得来。”她大声地说，“古老，单调，有坚固的围墙，远离任何可以与他人交往的地方。说不定还有自己的车道，道旁竖着个牌子写道：‘私人便道，禁止入内！’”

“一点不错。”他说。

“简直是座高级监狱！”

“亏你说得出这样冷酷的字眼。”

“如果我不跟你去呢？”

他沉思地用手指抚摸着鸭绒被冰凉的缎面。

“我是不会强迫你的。可是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当然，你要威胁我。”

“我没有必要威胁你。”他说，脸色不变。“我知道你会按情理作出决断的。没有一定的奢华你是不能生活的，现

在不能了。”

她开始烦躁地在房里走来走去，白色的浴衣紧紧地裹着她那苗条的身躯。最后她停在窗口，两手交叉着。约翰·奥斯特瓦尔德看出来，她的思想斗争多么剧烈。他问：

“汉堡究竟有什么在拉你的后腿呢？”

“汉堡？没有。这里没有什么在拉我的后腿。”

“就是嘛。那么你可以跟我去了？”

因为她没有回答，他站起身，轻轻走到她背后，握住她的肩膀，将她紧紧地搂向自己。透过浴衣，他感觉到她身体的热气。

“玛丽昂——”他在她耳边用一种恳切的声调轻轻地说：“跟我走吧，我需要你。你知道我现在是多么需要你，让我们再作一番尝试。我们要重新开始，象当时我们搬到这里时一样。”

她良久不作声，他也不想催逼她。外面仍是狂风暴雨，窗玻璃噼噼作响。黄昏从花园里溢散开，吞没树木的轮廓，昏暗的白昼的最后一刻象雨水一样消失在泥泞的地里。

“什么时候走呢？”玛丽昂终于问道。

“尽快。但我们不必过于匆忙。到我把一切事情办妥肯定需要四至六个星期。而且我还不知道，房子整修完毕需要多长时间。估计在三月底，那时是里维埃拉最美好的时节。”

这情况好象使她松了一口气。

“好吧，我考虑考虑。”

“你一块儿去吧？”

“我说了，我要考虑。”

她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他知道，他胜利了。他想把她

搂得更紧些，可她的背变僵直了。她不耐烦地抖了一下弄乱
的头发，略略转身，试图从他的手中挣脱出来。

“再给我点时间，等到我们把一切办妥。”

他立即放开她。

“明天早晨我约请瑞士经纪人前来，继续商谈。你要不要参加？这样，我们能就可能进行的改造，首先是内部装修取得一致意见。”

“明天早晨？”她没有把握地重复说，思索了片刻，好象要赢得时间似的。“明天早晨不行，我要去买东西。而且，我一定得去一趟服装店，因为要改衣服……你知道，那件绿色的衣裳，我最近买的……”

他装着没有发觉她的窘态。

“遗憾。”他简单说，“那么我得把商谈推迟到中午。你何时回来请及时告知我。”

半小时后，玛丽昂·奥斯瓦尔德登上她那辆奶油色的双座轻型汽车，高速朝叶奔多夫方向驶去，在伊哲贝克运河处向左急转弯向埃姆斯比特尔。她尽走那些安静的车辆不多的街道。从后视镜中她一直注视着后面的车道。

直到肯定没人跟踪时，她才走上去往阿尔托纳的方向。绕这么远的道完全是谨慎措施。她甘愿损失时间，不能贸然从事，这太担风险了。

她把汽车停在霍尔斯顿街火车站，混在这里停着的许多汽车当中。这样，她那辆显眼的双座车就一点儿也不被人注意了。到赫尔德尔街去的最后一段路，她步行着去。波登街附近有许多新房子，她在走进其中一家之前，又回顾了一下，便

匆匆登上三楼，按铃。

罗伯特·马图拉站在门口。

给她开门的这个男人个子高大，身材颀长，头发是深色的。他无言地让玛丽昂进屋，随即把门锁上，然后带她到起居室。房间布置入时，只是有点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式的混乱。空气中烟雾弥漫，收音机里吼着过于大声的“嚓、嚓、嚓……”

“你今天来晚了。”罗伯特·马图拉说。他披着一件深蓝色的家常外套，白衬衫的领口没扣，衣领下面缠着一条黄色的丝织围巾。

玛丽昂脱下大衣，理了理弄乱的头发。

“我让人耽搁了，”她说，“还有这绕道……”

马图拉开心地微笑看，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你又绕了大半个城市吗？真是见鬼了，孩子。”

“鬼很有可能是不折不扣的跟踪者。”

“他让人监视你了？”

“还没有。不过我敢肯定，他迟早会这样干的。”

罗伯特·马图拉还一直在微笑着。他拉起她的手，吻着掌心。他想把她接过来，可她作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拒绝了他。

“算了，我今天可没这个心思。”

“发生什么事了吗？”他想知道。

收音机里还在不断地敲打出“嚓嚓嚓”，一个沙哑的女声在唱着，其间还伴着有节奏的拍手声。

“你不能把这疯狂的音乐关掉吗？”她问，不耐烦地抹了一下额头。当收音机终于无声时，她才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双腿并拢。

“快说！”他坐入藤椅中，棕色的细长脸上始终露出快乐的表情。

“有香烟吗？”

他把烟盒从桌上递过去，给她点火，也给自己点了一支烟。玛丽昂猛吸了几口，尖着嘴把烟雾喷向空中。

“他今天告诉我，他在里维埃拉买了一栋房子，说是个城堡，专门为我买的。”

“不坏嘛，”罗伯特·马图拉说，“祝贺你！那么，从今天起你就成了城堡的女主人了。”

她生气地盯了他一眼。

“少挖苦！要是在戛纳或蒙特卡罗的别墅，我就没说的。但你是了解他的，他象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社会。他为自己挑选了这样一个古匣子，孤零零地立在海边的悬崖峭壁之上，有自己的车道……”

“请原谅，”罗伯特·马图拉打断她的话，“可是我无法理解你的困扰。”他那细长的嘴还一直在微笑。“你丈夫在法国给你买了一座城堡——而你提起这个，好象你的希望全部破灭了似的——区区小事犯得着担忧吗！”

“你得开开窍！”她粗暴地对他嚷道。“他要彻底迁到那里去，永远！他一切全都准备好了，一个惨无人性的计划！一旦蹲进这个匣子里，我的余生就成了他的囚徒，我们就再也见不到面了。你倒是明白了没有？”

静了片刻。这个男人细长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他沉思地嚼着烟嘴，深色的眉毛上边出现两道深深的皱纹。

“有一点我不明白，”他说，用手摸下巴，“他的生意会怎样呢？”

“他不干了。”

“这样突然？”

“突如其来。”

“好哇！”罗伯特·马图拉从齿缝里进出话来，“原来如此！头号新闻，这对证券交易所简直是一颗炸弹！”他把吸了一半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拧灭，立即又点上另一支，脸绷得紧紧的。她还从未见过他这般模样。“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知道吗？”

“可能有两个原因，”她说，“第一，他好象有所觉察……”

“我们的事？”

“他问我，是什么把我这样紧地拴在汉堡。这看起来是个完全无害的问题，但他的眼里有一团窥伺的火。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马图拉不耐烦地哼了一声，让烟从鼻孔里逸出来。

“第二个原因呢？”

“健康。”

“他的健康状况变坏了？”

“我想不是的。”

“你不是说，医生说他活不长了……”

“医生是说如果他继续这样干下去的话。一旦他摆脱一切事务得以休养——在那边是安宁有余的——他就不会那么快死掉。你是了解他的脾气的，一旦决定退下来，他就会百分之百地去做。正如他至今对健康那么不重视一样，他现在会去保养身体了。他会健康起来的，你明白吗，会健康的！他会成功，对此我深信不疑。再不必担心会出现意外的虚脱或